

張佩先

著 弓 長 張

版 出 社 版 出 書 圖 俗 通 漢 武

目 錄

序

第一節 度荒年流落爲童養媳

第二節 賣做二房時候的災難

第三節 解放後母女重逢

第四節 翻身後生產中不忘學習文化

第五節 婚姻起了糾紛

第六節 原來相中了陳玉川

第七節 帶頭生產

第八節 勞模受獎後結婚了

附錄小調十種

序

四個月前，我用民間唱詞（鼓兒詞、道情書、墜子書）的形式，寫出一個反黨的故事，名叫「金家灘」。這個嘗試的創作印出來後，尚能引起讀者的注意，使我感到非常的興奮。現在又寫了另一本「張佩先」，就是在興奮的心情下來寫成的。這兩個冊子，因為初步的採用這種形式，不免有遷就摹倣的情形。還有意把這些冊子深入曲藝界，使藝人不感到接受的困難，所以更不敢放胆做去。但在舊唱詞上具有的缺點，我們是應該力求避免，或加以改造的。（1）拿句式來說，不論是七言體的，或十言體的，在形式上看，都是非常呆板；在音樂上看，是用同一的腔調，缺少變化。現在我把通俗的小調嵌入整齊的七言體中，是有意的加以改造。（2）不近情理的敘述，是應該避免的。像那表哥會裝在搶金櫃中拍到婆家去（雙鎖櫃），晒花箔中會摺入一個精壯和尚（閻家灘），都是很離奇的事。我們無須用這種理想的情節去惹人注意。（3）封建的不合理的語彙，是應該排

斥的。像那一雙膝扎跪地塵埃」，「公子聽說爬半跪」，「撲河一死染黃泉」，「推盃換蓋飲劉伶」，「苦坐南學吟聖賢」等，都應該加以淘汰。同時新的語彙，又應該儘量加以吸收的。但爲了藝人容易接受起見，以及適用於唱說的場合，又不能疏忽唱詞上的幾種特點：（1）七言體，用韻。唱詞中是以七言句爲主的，必然的兩句一韻。唱出時候，在七言句中，藝人可以任意夾雜爲八言、九言、或者十言。但在唱詞上，却不能亂雜的寫成長短句，否則只可以閱讀，而不能應用的。（2）句調重複，唱詞中句調重複，是其特點之一，有了重複可以增加聽覺的美感。在可能中我們要保留這個特點。（3）夾雜故事。唱詞中的故事，在發展時候，往往節外生枝，又夾雜些小故事。閱讀時候，會感到有泛濫的毛病；在唱出時候，爲了引起聽衆的興趣，却是必要的。這種特點，我們應該加以注意。

唱詞在唱出時候，韻腳固是一種必要；在閱讀時候，韻文亦比散文受歡迎的。大衆雖不會唱鼓兒詞、道情書、墜子書或者小調，但他們遇着韻文，自然能有節奏的哼出自己的腔調，增加很多情趣。唱詞能夠在民間普遍流行，這是原因之一。進一步再講韻腳問題。所有民間唱詞，都是取十三職韻，尺度本來是很寬的

，但一段限於一轍韻，就感到韻字不夠的苦處。上句末一字，必須用仄聲字；（是平聲字也得唱做仄聲）下句末一字，必須用平聲字，（是仄聲字也得唱做平聲）有時候爲了一個韻字，會蹙扭很長的時間。在我敘述佩先爹爹死去的事，本來用的是「天仙」轍韻，在「斷骨傷筋不能治」下，很現成的溜出「不久一命染黃泉」。「染黃泉」是不合理的語彙，但這一個韻腳再也造不成了。第二天不費力氣的溜成「從此塌了咱的天」。以後遇到韻字困難，就空白着，在另一個時間，會順手牽羊，自然的填起這個空白。這是我寫唱詞時的一個經驗。

唱詞必然是故事性的，尤以男女的故事，頂受大衆的歡迎。這裏用轍佩先的婚事，做一個線索，把勞動生產的故事貫串在線索上。在現實生活與故事發展的結合上，在題材剪裁及語彙採錄上，一定存在着很多缺點。這是我寫作能力不夠，還盼望着文藝工作同志的指教。

「金家灘」的出版，由於海獸同志熱情的幫助。在這種鼓勵下，又興奮的寫出這個冊子，他的真摯的友情，我十分的感激。

張長弓 一九五〇年九月在河南大學。

第一節 度荒年流落爲童養媳

男女平等理應當，

婚姻自主配成雙。

誰不勞動誰挨餓，

誰會生產誰吃香。

四句上場詩唸過，內有半部新編唱書相隨，諸位不嫌我破喉嚨、啞嗓子，那就慢慢唱來。

太陽出來放紅光，

五星國旗飄四方。

自從解放到爾今，

農民個個喜洋洋。

翻身農民故事多，

編了一章又一章。

未曾開書表名姓，

根生土長在那廂。

河南有個西華縣，

事情出在縣北鄉。

離城不遠二十里，

張家灘上張家莊。

張家灘上農民苦，

家家無吃少衣裳。

開書不表現在事，

先表表佩先幼年事一格。

張佩先八歲爹死媽在外，

奶奶年老身無力，

一個破籃一隻碗，

乾饅刺湯不嫌壞，

河南人民多不幸，

要問災荒啥名目，

家家戶戶不能過，

大戶人家「賣莊田」，

剝樹皮、揀樹葉，

還有一種「觀音粉」，

吃粉百日必生病，

早晚路斷行人稀，

要是遇個大胖子，

人吃人肉從來少，

孤孤單單好淒涼。

扯着佩先走四方。

挨門求乞喊爺娘。

飢一頓飽一頓來過時光。

偏偏遇着四大災荒。

「水旱」以外有「蝗湯」。

男男女女要逃荒。

小戶人家賣兒郎。

野菜吃個淨打光。

人民挖出充飢腸。

個個頭臉大腫脹。

客人出外難還鄉。

搶着分肥吃着香。

親眼見到太慘傷！

貪官污吏刮民黨，

睜着冷眼看飢荒！

李亮本是一地主，

艱居就在李家莊。

生個兒子十不全，

醜陋的惡名傳四方。

十八九歲無婚配，

看來一輩子難成雙。

有人提說佩先女，

買到家中做童養。

包管奶奶能答應，

只須二斗好高粱。

(滾口白) 諸位：難道說一個地主的兒子，還能娶不到一房媳婦嗎？原來那個兒子生得前羅後背，左脚歪拉着脚跟向前走。又因不種牛痘，出天花時瞎了一隻眼睛，一臉麻子和反展石榴皮一樣。還有一種出奇的病，白天尿褲，夜間尿床，因為他那個「玩藝」真是怪，長年不停，點點滴滴地像屋簷滴水一樣，走到人前又騷又臭。這樣寶貝，誰家女兒願意和他配對成雙呢。

(漢江) 佩先奶奶一陣聽見了高聲，佩先女拉着奶奶哭了一場。

從那天帶領在李家莊上，

她立刻變成了一隻繡草。

五更鼓爬下床刷鍋燒水，

到曉關麥芥窩窩做飯床。

洗鍋碗抱孩子照例去做，
嘈窩窩喝剩湯半飢不飽，
老公公老婆婆沒有好臉，
只因爲娘家窮受人作賤，
佩先女見不到爹來又無娘，
一年去二年來三年過往，
小地主看窮人賽似牛馬，
五年內受折磨不知多少，
五年內冤苦事表它不盡，
佩先辦完家中事，
鬍子羊、長腿羊，
有羯子、有水羊，
只聽長鞭一聲響，
老羊跑着啃青草，

掃過地餓了豬還要放羊。
破鞋頭爛褲子露着脊梁。
大姑姐見了她臉也黑喪。
苦壞了佩先女小小兒郎。
暗地裏偷偷哭不知幾場。
人越小心越開越覺悲傷。
佩先女生成的心性剛強。
死幾死活幾活吃菜咽糠。
在下邊接續着表它幾椿。
手執長鞭去放羊。
烏嘴白尾黑脊梁。
犬大小小肥瘦瘋亂咆嘯。
哐哐咪咪上高岡。
小羊跪着吃奶漿。

青草樹葉吃個飽，

兩隻鷄子鬥着玩兒，

有的跑下水溝去，

佩先女手執長鞭沒有事，

（放羊歌）清早起來燒鍋湯，

站高岡，喊聲親娘，

站高岡，喊聲親娘。

整天忙來天天忙，

叫聲天，喊聲親娘，

叫聲天，喊聲親娘。

天黃黃，地黃黃，

望家鄉，喊聲親娘，

望家鄉，喊聲親娘。

窮富男女本一樣，

睡在草灘上晒太阳。

羊角鉤在羊角上。

有的爬着上高岡。

編個歌子胡斯唱：

手執長鞭來放羊。

噯啣噯啣，

挨打受氣賽豬羊。

噯啣噯啣，

風吹草低一羣羊。

噯啣噯啣，

人家吃肉我放羊。

放聲唱，喊聲親娘，
放聲唱，喊聲親娘。
佩先生來性剛強，
唱一遍，喊聲親娘，
唱一遍，喊聲親娘。

★

正是佩先在歌唱，
吱嚶一聲向前跑，
亂了一陣點點數，
這一天放羊失了事，
樵子擡在屁股上，
全身上下擡個僵，
餓了兩天不叫吃飯，
你也打、我也罵，

☆

噯啾，噯啾，
消磨時光陪着羊。
噯啾，噯啾，

☆

不好了，那邊來了一隻狼。
一羣羊夾着尾巴沒處藏。
缺少一隻長角羊。
佩先回家受災殃！
跪在羊圈陪着羊，
一塊青紫一塊傷。
不見佩先去放羊，
關在草屋病在床。

(演口白) 諸位：李亮童養這個媳婦，固然是爲了兒子打算，因爲瞧不起這個窮孩子，只是當一條豬一隻羊養着。派她放羊，是免得白白童養她，這天狼拉一隻羊去，李亮想着既然丟一隻羊，又等於白養一隻羊，咋能不怕她、罵她、打她、要病死她。

自從羊羣來了狼，

守在家中抱弟弟，

弟弟睡了喘喘氣，

那天弟弟頭發熱，

發熱三天熱不退，

請個大夫來診斷，

四天頭上沒有過，

弟弟死去不打緊，

(銀扭絲) 爹爹哭兒淚汪汪，

放羊狼拉去，

佩先再也不放羊。

弟弟哭了她挨巴掌。

洗屎洗尿洗衣裳。

一家大小着了忙。

眼不睜來嘴不張。

連說這病不尋常。

全家哭聲大喧揚。

佩先在家受災殃。

罵聲佩先你太張狂。

佩先嚇得……

活活要把人氣傷！

媽媽哭兒淚汪汪，

燒水鍋不滾，

活活要把人氣傷！

大姐哭弟淚汪汪，

鞋子不會上，

活活要把人氣傷！

大哥哭弟淚汪汪，

愛吃嚇死人，

活活要把人氣傷！

全家痛哭淚汪汪，

啥時候嚇掉魂，

活活要你命來償。

全家痛哭淚汪汪，

罵聲佩先大理不當。

燒飯飯不香，

罵聲佩先是個傻秧。

褲子不會熬襠。

罵聲佩先是婊子漿。

不像個人模樣，

罵聲佩先白把蒜裝。

你該照實講，

罵得佩先痛斷肝腸。

罵她命太硬，
活活要把全家「妨」！

★

自從小兒一命亡，
家中「傳」死一隻雞，
家中「傳」死豬和羊，
家中疾病不安康，
家有大事和小事，
還有一件奇怪事，
那天夜半亂嘲嘲，
榮草院中失了火，
麥芥荳杆穢糶杆，
有人說是「天火」燒，
爹爹說自從佩先進門後，

★

罵她命根強，

★

罵得佩先沒處躲藏。
罵她「命硬」來相「妨」。
罵她「命硬」來相「妨」。
罵她「命硬」來相「妨」。
一一罵在她身上。
怪事傳遍李家莊。
李家莊中有火光。
紅光黑煙大焚燒。
一霎時燒個淨打光。
李家罵盡佩先「妨」。
一年四季不安康。

媽媽說自從佩先進門後，

不是死豬就死羊。

大哥說自從佩先進門後，

好比是眼中生疔瘡。

妹妹說自從佩先進門後，

一隻老鼠壞鍋湯。

這個說她好比是「五爪豬」，

那個說她好比是黃鼠狼。

這個說她好比是「八腳蟲」，

那個說她好比「掃帚星」放光。

這個說她不能近，

那個說她不吉祥。

說來說去說到底，

佩先賣出李家莊。

要問佩先賣何處，

接住下文表端詳。

註解：水旱蝗湯：是一九四二年河南的四大災荒。民間編成歌謠傳唱各地。湯是蔣匪的親信湯恩伯，盤據華縣，禍害人民。許昌一帶飢荒得成了人吃人的慘象。當時的偽省主席李培基替蔣匪微積成績，在全國竟列第一名，傳令嘉獎。人民當日的憤怒，可想而知。賣莊田：很多官僚軍閥趁荒年在各縣用賤價值買莊田。如劉汝明在方城一縣買夠四十頃。觀音粉：是豫西山中的一

種白土，窮人餓得急了挖出來充飢。吃百天後，全身腫脹。傳：是傳瘟的簡稱。命硬：說人的命硬妨人，是鄉村胡扯的迷信說法。天火：不知火種起來的詳情，往往迷信地說是天火。「五爪豬」、「八腳蟲」、「一掃帚星」，都是農民口頭傳為不吉利的東西。

第二節 賣做二房時候的災難

這一晚明月當空，

梅村來到一客人，

爹爹佩先去看戲，

走一程、又一程，

過河去、到河東，

轉灣抹角來好快，

佩先這裏犯疑猜，

佩先走進小房內，

李亮家中鬧哄哄。

言說唱戲在河東。

哥哥媽媽笑臉生。

夜風吹來冷清清。

心想看戲落個空。

一腳踏進大門中。

心中跳個仆通通。

一家子人亂哄哄。